

貼身女保鏢

江青艷史之二十一

●劉昌博

獻妙計抓緊槍桿子

毛澤東的一年大躍進，搞得全國三年大饑荒，餓死的人在七千萬以上；尤其河南、安徽、陝西等省分，屍橫遍野，情況奇慘，已經出現了無人村、無人鄉。

不見棺材不掉淚，毛澤東這時才察覺自己惹下大禍，一向被神聖化及偶像化的聲譽「跌停板」，彷彿從三十三天跌入了十八層地獄，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。

他總算有自知之明，識時務，懂得進退的道理；為了避免被他人推翻下台，為了避免「亡黨亡國」，只得暫時「退居第二線」。

這時候江青體會到老狐狸毛澤東正想自找台階下台「避風頭」，江青以嫵媚嬌羞懇摯憐愛的態度，建議毛澤東抓緊槍桿子，控制軍權，堅決特派自己的「死忠」部將林彪元帥接任國防部長，以統率五百萬人民解放軍。其次，為要牢牢控制住黨內的情報、保衛及公安系統，派出親信部屬康生、汪東

興、羅瑞卿及謝富治分別掌管。毛澤東這般的預留伏筆，以備難關過渡，時機成熟時，做為東山再起的本錢。

於是，毛澤東為了負起全國大躍進失敗的責任，在黨內作檢討，流眼淚，放權讓賢，稱病退居第二線。把他搞砸了的爛攤子交給劉少奇、鄧小平、陳雲、周恩來及彭真等人去收拾。

旋於一九五九年四月，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，毛澤東不願「吃罰酒」，自行讓位，推選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。從此，毛澤東大權旁落。劉少奇為鞏固權力，把他的老朋友鄧小平提拔上來擔任黨的總書記，周恩來仍擔任國務總理；而北京市正、副市長彭真和吳晗，變成了他的心腹親信。

在這次人大會議上，確立了中共黨和國家的雙主席制，毛澤東專職黨中央主席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，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，等於是黨政分治。至此，全國所有的報紙、各級黨政機關辦公室

，開始出現毛、劉的照片並排懸掛。

王光美搶江青光芒

由於、毛、劉兩人的平起平坐，地位相等；最不開心的是毛澤東的愛人同志江青，因為她的份量與光芒，幾乎被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搶走了一半。何況，國家主席等於民主國家的總統，對外代表國家，其老婆當然是代表國家的第一夫人。而江青是黨主席的老婆，只能算是代表黨的第一夫人，在國家的各種公開慶典場合，只好退居幕後；讓王光美去搶鏡頭，出風頭了。此一情形的發展，使一向好強的江青憋了一肚子的悶氣，總想捲土重來，恢復她往日在全國婦女界至高無上的「尊榮」地位。

劉少奇是個有「妻福」的幸運兒，先後結婚五次，大體說來他的五個妻子：何寶珍、謝非、王前、王建及王光美，個個賢慧能幹，有「幫夫運」。尤其是王光美，系出名門，擁有碩士學位，年輕貌美，英語流利，為江青所不及。但她對江青十分瞭解，野心



①左起：陳毅、王光美、劉少奇、吳奈溫、吳奈溫夫人、張茜。

②王光美（前排右二）與前排左起：鄧小平、董必武、李宗仁、劉少奇、郭德潔合影，前排右為程思遠。



大、企圖心強烈，絕不甘心長久雌伏，倘不把她徹底打倒，後患無窮。如不趁此機會把毛澤東擊垮，一旦讓他東山再起，劉氏一家老小，可就死無葬身之地。

王光美認為：倘和鄧小平、陳雲、彭真及周恩來等聯手倒毛，必然成功；毛倒了，江青沒有了「後台」，失去了「靠山」，自是甕中之鱉，任憑宰割。

左擁右抱尋歡作樂

可是；劉少奇疑慮重重，狠不起心來，沒有接受王光美的建議，打消了倒毛的念頭。何況，剛開幕不久的第二屆人大會議，確定下來的「雙主席制」，他亦感到某些程度的滿足。對於毛澤東，他決定不打落水狗，好人做到底；他要等待毛澤東自然死亡。他研判後的依據是：

一、毛澤東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、高血壓、風濕症、中樞性神經官能症，還有老年性中風等毛病。據毛的首席保健醫師傅連璋私下透露，毛的老年性中風症，一發再發，至多活個三、五年。

二、毛的軀體已嫌肥胖，偏又好食豬油、肥肉，最愛吃紅燒蹄膀及洗沙扣肉；每餐必喝酒，看書寫稿必抽菸，喜怒無常，日夜顛倒，生活毫無規律，每晚要靠安眠藥維持睡眠。最糟糕的，是不注重衛生，懶得洗澡。

三、毛一生嗜色如命，好色不倦；青壯

年時期，他凡遭遇重大困難，無法解決時，心神不安、渾身毛燥，必須找一名女子來「熄火」。老年時，患了輕微的陽萎症，唯有跟年輕漂亮的女子在一起，方會自然勃挺，喚回逐漸失去的活力，享受一點魚水之樂；且且而伐之，怎能活得長久？

四、毛是個只知道享受「艷福」，而沒有「妻福」的人；他的首任妻子羅氏及第二任妻子楊開慧，都死得太早，尤其跟羅氏毫無感情可言。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，百病纏身，又是個妒嫉心強的悍婦；第四任妻子江青，生性浪漫，脾氣急躁，中年患有婦科毛病，兩人性格迥異，只是一對「政治夫妻」而已。而劉少奇本人呢！家室正常、夫妻恩愛，無後顧之憂；生活簡樸有規律，身體健康，比毛澤東小五歲。從年齡、身體狀況及家庭生活，優勢都站劉少奇這一邊，何必急著倒毛呢？

五、經過二十多年來主持全黨日常生活，辛苦經營，大多數的黨中央委員及省市書記，都是劉少奇信得過的班底，他自信在黨內已立於不敗之地。日後，就是毛澤東要整肅他，在中央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，都將難以通過。

六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後，劉少奇和朱德、鄧小平、陳雲、彭真等人達成了默契，加強黨內民主，定期召開政治局常委會，旨在「架空」毛澤東，讓他高高在上，當他的空頭黨主席。

七、這些政治局常委們，經常消遣毛澤東，對他的亂搞男女關係問題，提出嚴肅批評，不能任其影響黨和國家的形象。據有關文件透露：至一九六五年底，政治局常委生活會，針對毛亂搞男女關係，個人生活荒淫不嚴肅問題，一共召開了十三次會議，每次會議均作了筆錄，並給毛以「勸告」及「口頭警告」等處分；但毛澤東依舊我行我素，不予理會。有一次毛幽默地說：「對於男女這方面的問題，我是個老頑固，叫做『虛心接受，深刻反省，堅決不改』如要我不沾女色，比要我戒煙癮還難。」

他對政治局常委們的「勸告」及「口頭警告」，是以「老油條」的厚臉皮方式應付，表面是「虛心接受，深刻反省」，骨子裡就是「堅決不改」，左擁右抱，尋歡作樂，照樣亂搞下去。

豬八戒對上蜘蛛精

做女人真是非常辛苦的事，因為她的主要任務是對付男人；江青做毛澤東的愛人同志，對他的好色成性，曾用各種方式相勸，備極辛苦，又無績效可言，怎不痛心疾首；但爲了保住「第一夫人」頭銜，只有不斷忍耐，有時還要給他捅出的漏子，處理善後。

比如一九六一年春天，毛澤東這位喜愛偷嘴又不會擦嘴巴的人，果然搞出問題來了。他和容貌酷似上海艷星上官雲珠的保健護士丁慧芬，幾度春風，居然懷孕了。而且肚

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；江青知情後，嫉妒，羞憤及惱怒的情緒攪拌一起，失去了理智，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跟毛吵了起來。

「老板！你太不像話，居然把一個比你小五十歲，可做孫女兒的小護士肚子搞大了；你是黨主席，不怕有損人民領袖的形象？」

江青氣急敗壞地說：「老板啊！在你身邊的女孩子幾乎個個像是『盤絲洞』內的蜘蛛精，而你偏偏經不起誘惑要作『豬八戒』，不怕政治局的常委們看笑話嘛？」

毛澤東聽到江青把他比譬成「豬八戒」，氣憤極了，氣得將書桌上的極密文件扔滿一地，大聲吼道：

「妳敢罵我是『豬八戒』，妳去照照鏡子，卻是一隻比丁慧芬還淫賤的『蜘蛛精』；妳嫌我太老，不該把她的肚子搞大了。」毛澤東於憤怒之餘，血壓上升，跟江青一般的口不擇言，像村夫愚婦一樣的發脾氣，算起陳年舊賬，「妳要記得在延安的時代，我這個『豬八戒』把妳這個『蜘蛛精』肚子搞大時，不也比妳大二十多歲嗎？五十步笑一百步，有什麼神氣的？何況！丁慧芬還是個『處女』之身？你呢？」

江青聽到毛澤東最後罵她的幾句話，彷彿一把又一把利刃戳在她心上，氣得渾身發抖；她耽心再頂嘴，毛澤東必用更難聽的話罵出來。她害怕更受到傷害，掩臉哭著跑出菊香書屋，去找周恩來夫婦訴苦，適逢周不在家，只好找鄧穎超訴苦了。

傾訴心中鬱積哀傷

鄧穎超是個精明的女子，見到江青哭腫了眼睛泡，一臉沮喪無奈的神情；她就猜到江青又跟毛主席吵架了，這次必然為保健護士丁慧芬懷孕的事情。

「大姐，妳看氣人不氣人，我家老板真是個老不修，居然把保健護士丁慧芬的肚子搞大了，我質問他，他還大發脾氣，罵我一頓。」江青噙著眼淚哭訴：「最可恨的是哪個小狐狸精纏住老板不放，又不肯墮胎；她放下狠話，如果逼她墮胎，就跳入中南海死給大家看，大嫂妳想想看，怎不氣死人！」

江青眼淚鼻涕交流，悲憤欲絕地訴苦；起初鄧穎超只是專心地傾聽，一言不發。因為，她比江青大十歲，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的事兒，她看得太多了。在她的心目中看來，毛澤東和江青這一對老少配的夫妻，不僅是打鬧無常的歡喜冤家，簡直像村野的淫夫惡婦；一個沒有夫德、一個不講婦道。兩人剛在閨房爲了爭風吃醋，吵著要離婚；一會兒卻又在政爭上並肩作戰，仿如同命鴛鴦。這些怪異的行徑，叫鄧穎超真的搞糊塗了。不知如何勸解才好？

因為，鄧穎超和周恩來這一對模範夫妻，其感情生活恰好跟毛、江二人相反。按鄧穎超比周恩來小六歲，生於一九〇四年；北京發生「五四運動」那一年（一九一九），情實初開，年僅十五歲的鄧穎超，在學運中

偶然跟二十一歲的周恩來相識。

一九二三年春天，鄧穎超和一批女同志在天津發行「新民意報」及一定期的副刊「覺醒」，周恩來常向「覺醒」投稿，使鄧對周的人品與學識有深一層認識。

這個時期，周與鄧透過書信往返，終於觸動生命的火花，確定了愛情的關係；婚後，周恩來就專心工作，雖然他曾跟許多女性有工作上的接觸，但鄧穎超始終信任他。於是，有些人臆測周恩來怕老婆，患了「懼內症」，其實，他的生活方式是嚴謹的、禁慾的；而毛澤東跟他剛好形成對比，既奔放又縱慾。

周、鄧二人沒有親生兒女，但，卻收養了不少為革命犧牲者的子女，其中一個就是現任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。

鄧穎超等江青訴完心中的痛楚後，似乎已把鬱積的哀傷，一古腦兒傾瀉完了，她才慢吞吞地說：

「我是過來人，當妻子的碰上丈夫在外面有了婚外情，聰明的妻子切忌胡亂打吵，哪無異火上加油，結果便宜了對方。比如，他（指周恩來）在歐洲留學時，曾跟一位富家美女感情很好，我在國內裝聾作啞，每週按時寫兩封信去鼓勵他，關懷他，寄錢給他零花；結果他良心發現，我終於勝利了。」

「大姐：妳的肚量夠大！」為示親熱，總是稱呼鄧為大姐。

「俗語說：『丈夫，離開一丈就不是我

的夫」，男人嘛，有的喜歡逢場作戲，認真不得。比如：一九五四年他爲了出席日內瓦會議前往歐洲，當時有一位德國記者在「史特恩」報刊發表一篇專欄長稿，內容詳述周恩來在德國居留時期，曾與公寓的女僕生下一個男孩，一時成爲話題，轟動了國內外。我當時很生氣，當他回國時，我也假裝不知情；因爲他哪時工作太忙，我不願跟他添麻煩。後來，經巴黎日報記者追查，復經格廷根市的戶政人員証實，那位寄宿的中國留學生的名字和生日與周恩來都不一樣，才結束了這場糾紛和誤會！」

「大姐！哪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江青急切地問。

「現在嘛？你千萬不能再跟毛主席爭吵，自從「大躍進」失敗後，爲了平息民怨及衆怒，已放棄國家主席寶座。妳如再生事，豈不雪上加霜，惱羞成怒，賀大姐（賀子珍）即是前車之鑑。」鄧穎超苦口婆心地勸說：「聽說你們兩夫妻早已吃不同桌、睡不同床，何苦去吃一個女孩子的醋！」

真正情敵上官雲珠

江青和鄧穎超正議論間，周恩來回來了，他心中正爲此事嘀咕，不知如何處理才好！也不知從何說起！因爲，毛澤東剛才找到菊香書屋，臉紅脖子粗地說：江青不可理喻，居然大聲罵他是「老不修」，是「豬八戒」。因此，毛鄭重其事地央請周作「魯仲

連」，協調解除這樁貌合神離的婚姻關係，以便和上海艷星上官雲珠朝夕相處。

周恩來曉得江青是個急躁性子，這種離婚問題，怎好冒然啟齒？一向處事圓通的他，只好皺起眉頭，呻吟不語。

「我家老板老不修，一副「豬八戒」的德性改不掉，現在再把小護士丁慧芬的肚皮搞大了，你們說你氣不氣死人？」江青忍不住，終於又訴苦起來：「周大哥！請你評理，拿個主意！我該怎麼辦？」

雖然江青情緒激動，眼淚在她瘦黃的臉頰上流淌，但周恩來心內仍在盤算著，像入定的老僧，一言不發；鄧穎超在旁忍不住了

「江青妹子老遠跑來，等了你半天了，你向來是個排難解紛的能手，總得給她想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呀。」

「唉！江青妹子妳是聰明人，這回的事，毛主席固是愛偷腥又不會擦嘴色，行爲太不檢點，惹妳生氣。」周恩來慢吞吞地說：「唉！我真同情毛主席如今的困難處境，大躍進失敗後，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了國家主席職位，剛退居第二線，好生煩悶。江青妹子，妳不該在這個結骨眼頂撞他，還罵他是「豬八戒」，他怎不暴跳如雷。」

鄧穎超聽了，嘆喏的一聲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因爲，毛主席肥胖、好色、嘴饒、不愛洗澡，行動蹣跚；真像「西遊記」一書描寫的「天蓬元帥豬八戒」轉世。

周恩來以目光示意鄧穎超，她才警覺性地收起諷笑的舉態。

「江青妹子！妳大可放心，主席雖是把這名小護士的肚子搞大了，但他並不愛丁慧芬，因爲丁慧芬祇是上官雲珠的影子而已，年輕不懂事，文化水平又低，對你的地位不致構成威脅。可是！可是……。」

「周大哥！可是什麼？不妨直說！」江青急燥地追問。

「可是，你若再跟主席吵下去或冷戰下去，有一個女人和一個會，顯然將威脅到你黨內第一夫人的地位。」

「什麼女人？什麼會的？把我搞糊塗了，周大哥你別賣關子了，快直說吧！」

「這個女人就是跟妳同是演藝界出身的上官雲珠，妳上次到上海散心，主席悄悄派人把她接來中南海同住，她有些才情，幾乎迷昏了主席的心智；江青妹子妳如再吵下去，上官雲珠肯定會趁機而入，取而代之；當年賀大姐在延安的殷鑑不遠。故此，妳的情敵不是小護士丁慧芬，而是上海哪位有文藝素養的艷星上官雲珠，別把目標弄錯了。」

「至於，哪個會嘛！就是劉少奇主席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，可能有七千多人參加。如果，毛主席在此時「鬧婚變」，哪些黨內的野心家們，可能以此爲口實，趁勢追擊，逼迫毛主席把半壁江山的黨主席位置讓出。這樣一來，沒有第三線可退，等於什麼都沒有了。」

「該如何挽救呢？」

「唉！我已經盡力勸過了，毛主席正在盛怒之餘，聽不進去。我看妳最好趕快找林彪同志及葉群同志；因為，他兩夫妻最近跟毛主席走得很近，是親密戰友，必會接納他倆的勸告。再者，妳最好在廬山會議的作法一樣，當時妳沒有計較毛主席跟賀子珍會晤的事情，轉而幫助他擊敗彭德懷等反黨集團。後來，毛主席不是很誇讚妳嘛！可是，這次比上回情勢更惡劣，千萬不可任性胡來，否則毛主席的半壁江山也泡湯了！」

醍醐灌頂茅塞頓開

周恩來的一席話，說得江青心驚膽顫，深深覺察到毛澤東正陷入比廬山會議前夕更惡劣，更驚險的處境，爲了保衛毛澤東的半壁江山——黨主席，已無退路可言。否則，她連中共黨主席夫人的地位，也要拱手讓人。

於是，江青醍醐灌頂，茅塞頓開，暗笑自己糊塗透頂，怎可跟一名小護士爭風吃醋，壞了大事呢？

於是，她急忙跟周恩來，鄧穎超夫婦告辭；向林彪、葉群夫婦搬救兵，協助排解她和毛主席腹背受敵的困境。

林彪當上國防部長，他的愛人同志葉群，便當上了林彪辦公室負責人，簡稱「林辦」主任，掌管國防機要及照顧林彪私人生活，事繁權大，身份顯赫；當然這些「尊榮」，都是江青鼎力相助，才得到的。如今，江

青婚姻觸礁，毛澤東又遭到「走資派」圍剿，林彪夫婦於私於公，都必須拔刀相助。

江青和葉群是閨中怨婦，各自心中的苦，彼此清楚；年前在上海「交心」，無話不談；尤其葉群曾給江青介紹男友，二人的感情更深一層。江青促成林彪調升國防部長，她妻以夫貴，榮任「林辦」主任，皆拜江青所賜，故而感恩圖報。

「大姐！」葉群稱江青爲大姐，以示親熱；「我說句不中聽的話，咱們都年老色衰，毛主席退居第二線後，心情不佳，偶爾找個年輕漂亮小姐玩玩，只不過爲了舒解黨政壓力，調適內心的苦悶吧了！這是逢場作戲，咱們就睜隻眼閉隻眼算了。比如，我家的老板，他的「命根子」受了傷，叫他拈花惹草也做不到，我想去喝一口『飛醋』也不成；男人嘛！他能夠在外搞『婚外情』，表示他的身體健康正常，生命力強旺。大姐：妳比我幸運多了！」

「生爲女人的悲哀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！」江青怨嘆地說。

「其實，古往今來，在政治舞台上，男人不好色，咱們女人怎能輕易出頭。」葉群熟讀歷史，她引經據典地說：「唐太宗和高宗父子，尚不好女色，武則天就當不成女皇帝。唐玄宗若不好色，楊玉環做不了貴妃，哪有所謂「姐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，光耀門楣，叫天下羨慕。清朝文宗咸豐帝，

貪戀小宮女蘭兒的美色，才能蹦出咱們中國歷史上僅次於武則天的另一女強人——慈禧太后。

「實在說來，我最佩服漢高祖的老婆呂雉，她自知色衰愛弛，劉邦又好色成性；但她仍幫助他打天下，爲的是要當皇后，坐上「母儀天下」的第一夫人寶座，結果她如願以償。劉邦死後，她大權在握，要什麼有什麼，想不盡的尊榮富貴。最悲哀的女人，莫過於楚霸王的老婆虞姬，項羽雖只寵愛她一人，但她不懂得協助丈夫統一天下；結果項羽在垓下被圍，於四面楚歌中慘敗，兩人皆在烏江濱畔先後自刎而死，悲劇收場。」

葉群見江青聽得津津有味，不憚其煩地說了一大堆史實；論証女人要出人頭地，除了年輕時代需靠美色得寵，中年以後必須仰賴智慧才能協助丈夫，開拓基業，有權有勢，方可衣食不愁，安享尊榮一輩子，才不枉在人間走一遭。

江青聽了葉群一席話，深自悔悟，她以往十分自負認爲讀過不少「雜書」，其實還不如葉群知道的多。她如不翻然徹悟，可能和毛澤東一同步上項羽與虞姬的後塵，死無葬身之地。

衡情度勢接受建議

一天下午，毛澤東以黨主席身份，召集劉少奇、周恩來、林彪等三人，諮商擴大工作會議籌備事宜等有關問題：

會間，劉少奇首先報告說：會議定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舉行，參加人員有中共中央、各中央局、各省市自治區黨委、縣委、重要廠礦企業和各軍種部隊的負責人，共七千多人，是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。

據說：各級地方幹部，對「大躍進」、「總路線」及「人民公報」等錯誤政策，所造成全國人窮財盡，三年饑荒、餓殍遍野的災難，要求追究責任。並要求翻案平反中央及地方，許多遭到罷黜或整肅的幹部同志。

這些基層幹部，似乎想把悶在胸中的牢騷和怨氣，在大會上發洩，以示對中共中央領導的不滿。

林彪顯然是要給毛澤東「護航」，他說這次會議的主旨是化危機為轉機，不是來追究何人的責任，更不可搞成「扒糞」大會；咱們要扭轉形勢，這應是一次開創新局的會議。

最後，周恩來發言：天災是一片，人禍是一國，要記取這個教訓，毋須追究什麼責任，因為造成此一結果，大家都有責任，應由大家來扛責任。故此，我建議三點：

一、咱們要把此次大會導向象徵黨內團結一致的大會，切忌互揭「瘡疤」的分裂意識。

二、毛主席只是在大會開幕、閉幕及可控制的大會出席，其他如各小組會等，都不必參加；避免聽哪些「馬後炮」式的牢騷與高見。

三、爲了渡過難關、家務事（暗指毛跟江青解除婚約及想和上官雲珠結婚一事）應擺在一邊，保健護士丁慧芬懷孕，只要不走漏風聲，是小事一樁，咱們三人會後研商處理，總之，在召開期間，切忌予人口實，節外生枝。

林彪接著說：上次廬山會議，江青同志識大體又精明幹練，爲對付反黨集團，立下許多功勞。這次會議規模比上次還大，仍要請江青同志出馬協助才好；這樣可減少阻力，增加助力。

由於，周恩來十分贊成林彪的意見；毛澤東是隻老狐狸，衡情度勢，只好把他的「私慾私情」隱忍下去，而點頭同意了林彪和周恩來的建議。

以柔克剛約法三章

江青從林彪那裡得知實情，認爲形勢好轉；她鼓起勇氣於當晚到菊香書屋和毛澤東「攤牌」。她使出以柔克剛，退兩步進三步的策略；先柔聲細氣地說：

「老板！我錯了，不該罵你是『豬八戒』，我今兒特來向你道歉的！」

「唉！過都過去了，我還不是大聲罵妳是『蜘蛛精』，兩下扯平，不必提了。我好累啊！妳回去休息吧！」毛澤東哈欠連連。

「老板！你太累了，怎麼哪些保健護士沒來？我先給你按摩一下」

「你有什麼事就請快說吧！」毛澤東用

厭煩的口吻說。

「好！老板，我就直說了，從今天起咱們間應該來一個『約法三章』，像二十四年前在延安時，彭德懷等反對咱們婚姻的『約法三章』一樣。」

「請說說妳的『約法三章』的內容吧！」毛澤東有些好奇「說出來看我能否做到！」

「第一、對外我是你唯一的愛人同志，對內我不干涉你的私生活，你愛摟著哪個小妞上床，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。第二、上官雲珠不得再住進中南海，丁慧芬不能在北京待產。第三、我要在你身邊參與黨政工作，跟你並肩作戰。」

「第一、二兩條我完全同意；祇是第三條……。」他停頓了好一會兒沒有吭聲。

「老板！你是怕我在你身邊，影響你泡小妞的私生活。」江青一針見血地說：「我保證今後咱們只作一對『政治夫妻』，對外必須同舟共濟，並肩作戰，先保住了你黨主席身份，然後趁機反擊爭回國家主席職位，你的江山才會穩固，我的第一夫人地位才會屹立不搖。而今，咱們要像在廬山會議一樣，牽手合作，聯合林彪、周恩來、康生、汪東興、謝富治等人，在即將召開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，和陰謀徹底擊垮咱們的『走資派』敵人搏鬥。」

貼身保鏢機要秘書

毛澤東聆聽江青一席慷慨激昂的話，內心十分感動，二十四年的歲月過去，江青曾是他的患難夫妻，而今給她招來一身婦科毛病，不復當年的妖嬌嫵媚風采，甚至變得有些憔悴蒼老，怎可不念舊情把她遺棄，何況她精明幹練，反應敏銳，床第上雖不是親密的愛人，政爭上卻是一名稱職的戰友。

「好吧！妳的『約法三章』我全部同意，今後信守承諾，為咱們的千秋萬世基業打拚。」毛澤東拉住江青的手，萬分感動地說：「我今天太累了，為了迎接今後的挑戰，咱們分頭努力，什麼狂風巨浪沒見過，還怕幾個『走資派』的嘍囉？」他的豪情壯志，又燃燒起來了。

從此，在白天的公共場合，他倆像煞一對恩愛的夫妻；江青是演員出身，她體貼入微的護衛着毛澤東的生活起居，把此一「愛人同志女保鏢。」角色扮演得無懈可擊。

其實，他倆只是一對「政治夫妻」，在晚上的私生活裡，二人吃不在一塊兒，睡不在一張床上；江青更不干涉毛澤東亂泡小姑娘的荒淫生活。

實在說來，江青倒像毛澤東的一名貼身「女保鏢」，一名盡忠職守的「保全人員」。她透過林彪夫婦的協助，將丁慧分懷孕待產的事，列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，把她遠送大西南的成都軍區的一座深宅大院待產，並令軍區司令員李井泉妥為軟禁保護。從

此終其一生，丁慧分未能再和毛澤東見過一面。

在上海痴痴苦等的上官雲珠，切盼早日坐上第一夫人寶座，忍不住一再寫情書給毛澤東，藉訴相思之苦；但這些情書都被江青扣下，如石沉大海。久而久之，毛澤東在政爭中掙扎，在鮮嫩的少女懷內翻滾，早把他的「諾言」淡忘了。

不談真相粉飾太平

不久，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——「七千人會議」終於在北京開鑼了，毛澤東在開幕典禮上，憑著他的三寸不爛之舌，憑著他的政治詭辯術，作了長篇講話。

他一一反常態，不談階級鬥爭，路線鬥爭；而以感性訴求大談黨內民主生活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，及他發明的一套「責任分攤論」，巧妙地把「大躍進」所引發的全國大饑荒的責任，要大家都來共同「分攤」。

他大言不慚地說：「我是中央黨主席，我要分攤主要的責任……在你們的地區，你們也該分攤一部份責任……依此類推……哪個廟裡都有爛菩薩。我第一個承認，本人也是一個爛菩薩……如果咱們這些爛菩薩不團結，不同舟共濟，都會變成過不了河的泥菩薩。」

毛澤東的幽默風趣的講話，不斷引發出各個與會者的笑聲；這些笑聲，把三年大饑荒餓死七千萬人的悲慘事實淹沒了。反而將

他自己塑造是一位開明的領袖。

這時，由毛澤東和江青拔擢當上的國防部長的林彪，為了拍馬屁，在大會上發言說：

「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確的，經濟困難的發生，恰恰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毛主席的警告，毛主席的思想去做。如果，聽毛主席的話，體會毛主席的精神，哪麼！錯路就會少走得多，今天的困難就會少得多。」

毛澤東聽了林彪的話，在會場裡逢人就說：「林彪同志的話，講得多麼好哇；要是黨內的領導人，都有他的這個覺悟，事實就好多了。」與會的各級幹部，聽了毛的話，大家害怕遭到「整肅」，大家都「覺悟」了。既然大家都成了爛菩薩，誰敢去追究責任，於是，見風轉舵，跟著林彪一個口徑，不談真相，都來粉飾太平，大拍馬屁。

渡過難關縱情作樂

為了籠絡黨心和軍心，毛澤東不參加分組討論會，卻於晚上休息時間，由江青陪著破天荒主動去到每一與會代表的住處，去跟每一位代表握手、拍照。

幾天下來，他的手指都被握腫了，江青的手掌有些破了皮；但是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，他倆毫無怨言，晚上各自喝人參茶及冬蟲夏草燉童子雞湯，滋補身子，增強體力，添加精神。這一招，使全國來的各級地方

幹部，無不歡欣鼓舞，過去是難於曾見到的皇帝老子和皇后娘娘，如今是皇帝老子和皇后娘娘「御駕」親臨訪問，莫不受寵若驚；且要求將江青隨侍毛澤東合影的照片放大，拿回家中，懸掛客廳內，凸顯身份，傲視親友。「走資派」原想把這次會議，作為檢討「大躍進」失敗的責任歸屬，把毛澤東從黨主席拉下馬來的清算鬥爭大會；殊不知，卻被毛澤東和江青的「雙簧戲」，巧妙地把「

責任」分攤給大家，最後居然將原計劃的「鬥爭大會」，搞成了象徵黨內「團結勝利」的嘉年華會。

毛澤東渡過了這次難關，保住了黨主席的位子，江青穩住了黨內第一夫人寶座；但都只好黯然暫時「退居第二線」，由劉少奇和王光美夫婦在「前台」，在「第一線」大出鋒風。

以後有一段日子，毛澤東乘著他的流動

行宮——專列火車，帶著他的一群美女服務員，以治疾療養為由，巡行大江南北，逍遙自在，輒行養晦去了。

而江青則跟另一「怨婦」葉群搞在一起，到各地的特定行宮——專用別墅巡遊，學習毛澤東「老牛吃嫩草」的模式，遍嚐各地「童子雞」的滋味，玩年輕英俊的男子，縱情作樂，享受武則天似的「後宮」生活去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①一九五七年四月劉少奇（右）、王光美（左）、宋慶齡（中）在上海留影。

②一九六二年毛澤東（左）與劉少奇（右）全家合影，左三為王光美。

